

开发商骗贷7.5亿

造成银行损失6.6亿,歌手屠洪刚承认帮开发商骗贷

森豪公寓开发商涉嫌巨额骗贷案5日在北京市二中院继续审理。继三名中行北京分行员工接受法庭调查后,涉案的森豪公寓开发商华运达房地产公司老板邹庆及其4名下属——华运达公司职员雪卫星、王育红和华庆时代公司(由邹庆实际控制)董事局主席助理余建三和职员聂萍继续接受法院审讯。

上述人员被控在2000年12月至2002年6月开发森豪公寓和华庆公寓期间,伪造257份虚假购房者收入证明和首付款证明,签订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从中行北京分行骗取个人按揭贷款7.5亿。公诉机关认为,华运达公司及五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案件】

森豪公寓骗贷7.5亿

“起价2500美元/平方米,紧临东二环路市区快速道,与三环、四环均有接路。”打开某网房地产频道,搜索“森豪公寓”,仍能看到这则销售信息,但楼盘状态显示为“已售完”。实际上,自2000年12月31日森豪公寓盛大开盘以来,这里就再没有更新过信息。至2005年国家审计署披露中国银行“北京森豪公寓6.45亿元虚假按揭大案”,该楼盘成为京城著名的烂尾楼。

如今,这栋不太起眼的烂尾楼再成焦点。7月3日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中院”)开庭审理“京城房地产骗贷7亿系列案”。

继3日、4日对涉案的3名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职员审问后,7月5日,二中院开始对涉案的房地产企业相关人员邹庆、余建三、王育红、聂萍等进行庭审。下周,中行北京分行的两名律师孔卫东和战军也将在被告席上接受庭审。

根据起诉,2000年12月至2002年6月间,中行北京分行的3名涉案员工在向北京华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森豪公寓”房地产项目和华庆时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华庆公寓”房地产项目发放个人住房贷款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银行信贷制度,先后向257名虚假贷款申请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共计7.5亿余元,造成银行损失贷款本金6.6亿余元。



被告人邹庆



漫画 李嘉

【庭审】

下属承认贷款造假指控

出现在庭审现场的王育红,对“参与伪造收入证明和首付款证明”的指控完全承认。

在华运达房地产做销售时,王每天的工作是填写各种人事材料,包括购房人的个人基本资料信息、收入证明和存款证明等,然后由其他的同事按照银行的要求加以完善并上报。

“购房人的收入证明都是我们(华运达房地产公司的员工)自己写的。”和她干过同样活儿的、此次一同涉案的同事聂萍在法庭上说,“那些跑银行的同事教我们

怎样按照银行要求的比例,来写收入证明等材料。”

王育红说,上级领导只是说公司的工程款催得比较紧,用这个办法来搪一下。而出具收入证明的单位,大多数都是华运集团的子公司。

后来,从公司奖励给她在森豪公寓的那套从未谋面的“房子”上,她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妙。王育红回忆说,当时上司告诉她这是公司奖励老员工的,不用首付,月供也是公司出钱,她只需要提供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但是

对于月薪仅5000元的她来说,怎样才能说服银行贷款给自己买这套起价2500美元/平方米的房产呢?

“我的上司给我写了一份收入证明提供给银行”,根据规定,为了付给银行三成房价的首付款,每个购房者都必须将这笔款项打入银行指定账户,并由律师出具相关证明。“我们通常是前一天把首付款存入银行,把存折拿给律师复印,出具证明后,第二天立即就把款项取走。”王育红说,其中,在这个假按揭的链条里,律师和银行都是知情。

老总声称不管公司经营

5日庭审,邹庆落座后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民事案件。”他认为,公诉机关不应按照刑事犯罪追究自己责任。

面对有关森豪公寓项目如何运作的询问,邹庆

一连用了十多个“记不清了”来回答。邹庆说,自己只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售楼、审查购房者等工作都有具体人员负责,自己不参与也过问。甚至对楼盘价格、购房者身份、首付

资金等企业核心问题也不管不问。

“公司不是你的吗?你怎么什么都不管?”公诉人质问邹庆。“我要是管得好,就不会坐到这儿(法庭)了。”邹庆苦笑着说。

银行行长自称不懂按揭

余建三和邹庆是老交情了。早在1985年他们就相识。余任北京合作银行展览路支行行长期间,曾因把银行资金拿给几家企业使用而获刑入狱。尽管5日的庭审中余建三表示已经不记得当时邹庆的企业通过他用了银行多少钱,但是邹庆当时的企业确实在这几家企业名单中。

在饱尝三年牢狱之灾后被假释,出狱后3个月,他进入邹庆的华庆时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庆时代”)任董事局主席

助理一职。华庆时代开发项目“华庆公寓”的个人银行按揭贷款合作担保协议,很多正是由余建三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的。

“是邹庆委托我签字,我当时签的都是空白的合同,没有加盖公章,我完全不知道合同的内容。”余建三对指控并不认同。“为什么让你签字?”公诉人质问。“我怎么知道,你去问邹庆!”余建三不耐烦地说。

对于公诉人的询问,余建三也是一问三不知,当被问到申请贷款如何操作时,

这名昔日的银行行长称自己对按揭不了解,“太专业了,我搞不清楚。”在庭审现场,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我从未到过华庆公寓的施工现场,对销售进展也一概不知。”余建三称自己只是公司的行政人员,对公司具体业务并不清楚。

不过,在其后出庭的另一涉案人、余建三曾经的部下聂萍称,房地产公司自己员工写的首付款证明,凡是接触过合同的人都清楚。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消息

【内幕】

屠洪刚承认帮开发商骗贷

昨天,森豪公寓骗贷案继续在中院开庭审理。歌手屠洪刚的名字出现在公诉机关调取的介绍虚假购房者名单中,且屠洪刚在证人证言中承认,他确实帮邹庆介绍过多名虚假购房者。

公诉人首先出示了一系列证实森豪公寓项目在初期就欠下上亿元工程款的证据。随后,公诉人又出示了多名虚假购房者的证

言,从中可以看出,有近1/3的虚假购房者是华运达公司的员工,其他人也都是通过介绍人介绍而来。在公诉机关调取的介绍人名单中,歌手屠洪刚名列其中。

屠洪刚在被调查时说,他以前就认识邹庆,2001年初,邹庆告诉他正在开发森豪公寓的房地产项目,让他帮忙提供身份证等个人资料购买森豪公寓的

房屋,但不用出钱。同时,邹庆还让他帮忙再找几个人和他一样不花钱“购买”房屋,只要提供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所需要的个人资料就行。随后,屠洪刚找了几名亲戚朋友以购房名义去中行办理了个人按揭贷款协议。此外,屠洪刚一个朋友的证言显示,屠洪刚找他时,除了告诉他不用交钱买房外,还给了他2000元钱。

患者到医院就诊治疗结束后或者改变主意取消治疗及某项检查,医院退还预收金等,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有人却利用医院退费这一环节的漏洞大做文章,大肆侵吞公款,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处原主任石巧玲、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财务处下属门诊收费处原收费员马郅杰便是这样的人。

两家不同的医院,两个不同的案犯,犯罪情节却如出一辙——利用退费漏洞侵吞公款……

退费漏洞变黑洞

北京两家医院同现女巨贪

账目核查揪出女巨贪

1999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财务处在财务报表中发现,该院医疗预收款期末结存金额数目过少,而患者出院结清所有住院账目却又发生了退费情况,且这些退费均没有记载。医院财务处随后进行了仔细核查,结果发现,由该院住院处主任石巧玲经手的退费手续中,约300笔、共计300多万元与计算机记账不符。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经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1月至1999年12月,石巧玲利用职务便利,共编造1081张医院住院医疗预收款退款书,并指使陈玉梅(已判刑)等人以病人或病人家属的身份在医院住院处骗领920多万元预交金余款。

此外,石巧玲还于1999年7月至12月,擅自决定将377.6万元住院医疗预交金外存,被单位发现后,有177.6万元去向不明。

侵吞千万巨款的石巧玲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院以贪污罪判处石巧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患者查询让“硕鼠”现形

32岁的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收费处收费员马郅杰之所以露出马脚,是因为一名患者的一次偶然收费查询。

2006年6月,患者赵某持当年5月17日的门诊收费收据到该院收费处打印收费明细。经电脑查询,该笔收费已由马郅杰于5月20日为病人办理了退费。按照医院工作流程,患者办理退费后不可能持有收费收据,医院遂对此产生疑问。

在检察机关的审问之下,马郅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1999年至2004年6月期间,其利用职务便利,使用电脑收费系统F5键的特殊打印功能,重复打印门诊收费

专用收据,或捡拾患者丢弃的门诊收费专用收据后,伪造、骗取与患者交费内容相关的检查、退药单据,共计虚假退费61.3万多元。

据此,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其7年有期徒刑,并且继续追缴其非法所得。

石巧玲和马郅杰两人作案分别长达数年,且均发生在医院退费环节。到底是医院的管理有漏洞,还是医院的退费机制有问题,抑或是两名女犯有什么超人之处。

权力集中 缺乏监督

据法官介绍,石、马能够

长时间作案,与医院管理存在漏洞有很大关系。

有的医院在案发前从未对住院处的明细账和原始票据进行过审查;住院处退款书无专人管理,没有领取手续,不签字,按号使用;退款员对从结账组传来的退款书不作审查。有的医院对医生开具的化疗单、检查单及科室公章管理不严,为罪犯获取医生同意退费的单据提供了方便。

也正因如此,石巧玲才能千余次伪造退费单,马郅杰才能假冒医生或患者在各种收费票据上签名,甚至办理了实际已接受检查、治疗的患者的退费。

权力集中,缺乏监督。腐败分子正是利用管理上的漏洞,屡次作案,比如,石巧玲担任住院处主任,其职权范围包括:接收病人住院、收取住院病人预交金、出院结算(含退余款)的管理,同时,兼做出院病人结账的工作,且有权使用电脑中结账员使用的《住院登记软件(程序)》。马郅杰作为收费员,既可以收费,又可以办理退费,从管理上来说,由于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进行监控,所以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作案的机会。

利用电脑管理病人预交住院费和出院结账,无疑方便了患者,也提高了医院的工作效率。然而,电脑软件中的漏洞也为罪犯提供了可乘之机。法官在审理中发现,石、马二人所在医院使用的计算机软件,竟然可以随意改动住院日期;使用同一病人姓名、病案号可反复打印《住院费用结账单》;《住院登记软件(程序)》,没有权限使用划分,该程序可调出已出院病人的账目,对病人姓名进行改动后制作假《住院费用结账单》,然后再恢复原样,且在电脑中可不留痕迹。

退费环节存在漏洞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上述两案反映出有的医院退费环节存在漏洞,是医院反腐的软肋,如果不加以重视,必将会给医院、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

一些医院往往只注重认真核算量大的收费情况,而忽视对量小退费情况的核查。大的知名医院,虽然家大业大,但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离不开患者交付的费用,医院的收、退费,犹如储水罐的出、入口,如果只注重入水环节,忽视出水环节,则注水环节如同在做无用功。退费环节的漏洞若是从细微入手,防微杜渐,是可以堵塞和杜绝的。

《新华每日电讯》供稿



石巧玲被戴上手铐(资料图片)